

都市心情

在房顶上望人间

文/李晓

捡瓦,是那些年的乡村农事。那年的某一天,我老家土墙结构的青瓦房顶上,爷爷在上面翻捡着瓦片。我家住在山梁上,遇到狂风暴雨或冰雹,屋顶上鱼鳞一般泛动的青瓦歪斜变形后留下缝隙,雨水就会从缝隙里流入房间。爷爷捡瓦时,小心地翻动一片一片瓦,重新严严实实盖上。爷爷一旦累了,就会直起腰身,望一望院坝上的我、走动的鸡鸭。有一天,光影婆娑中,房顶上的爷爷突然对在院坝上的我大喊出声:“乖孙子啊,你在学堂好好读书,长大了去县城住楼房,就不用捡瓦了。”

一个家房子的房顶下面,是芸芸众生里烟熏火燎的生活,从一个家房子的房顶上面打量,是万物生长的大地,是人在苍天下渺小而执拗顽强的身影。

今年夏天,我再去梁老汉家,老汉与他的老伴儿还在乡里老房子居住。梁老汉用柴火煮米粥,柴火灶里,是熊熊燃烧的松枝,偶尔听见松脂哧哧哧地滴落在火焰中。蒸气四溢的锅里,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儿,浮在最上面的一层是米油,喝上一口会有些黏嘴。饭后,我坐到山后石头上,看见梁老汉家的屋顶上,还顽强耸立着黝黑的老烟囱。我站起身,对着老烟囱深深鞠了一躬:老烟囱,看护好我们的村子啊。

我认识摄影师老罗已20多年了,老罗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,清汤寡水就行。但老罗对摄影入迷,为捕捉到好的镜头画面,他可以在野外守候一晚。我还羡慕他旺盛的精力,这些年他常背着10多斤的摄影器材爬到高楼房顶,从房顶上拍摄那些清洗大楼外墙面的城市民工“蜘蛛人”,从房顶上拍摄那些如蚁般的人流。老罗还爬上城市高楼楼顶去拍摄闪电,他喜欢黑云压城狂风大作的感觉。去年夏天,老罗在46层的高楼屋顶上拍摄闪电,他用镜头记录电闪雷鸣下的城市之光。“一道闪电划破天际,和城市天际线完美结合,有种科幻大片的感觉。”老罗对我说。

在城市里,我也喜欢独上高楼。在城市楼顶上,我打量着城市里的楼房,凝望着城市里的灯火闪烁,也抬头仰望天空的云朵、月亮与星辰。在楼顶上,我消融着心里的块垒,溶解着自己的沉闷心事。在楼顶,我也有对长期思考而不求其解的事物突然之间有醍醐灌顶的感觉,还有洞悉人间秘密的喜悦漫流心间。

从房顶上望人间,发现人间其实待我不薄,我们彼此相爱,天广地阔。

那年的某一天,我老家土墙结构的青瓦房顶上,爷爷在上面翻捡着瓦片。我家住在山梁上,遇到狂风暴雨或冰雹,屋顶上鱼鳞一般泛动的青瓦歪斜变形后留下缝隙,雨水就会从缝隙里流入房间。爷爷捡瓦时,小心地翻动一片一片瓦,重新严严实实盖上。爷爷一旦累了,就会直起腰身,望一望院坝上的我、走动的鸡鸭。有一天,光影婆娑中,房顶上的爷爷突然对在院坝上的我大喊出声:“乖孙子啊,你在学堂好好读书,长大了去县城住楼房,就不用捡瓦了。”

爷爷去世后,奶奶留下了他生前常穿的一件粗布衣裳。衣裳上,有爷爷的皮肤与粗布摩擦的痕印,有汗水浸透的浓重味道,也是后辈们的念想。有年麦收前,奶奶把这粗布衣裳挂在竹竿上,上面再戴一顶帽子,这是做成乡下稻草人的形状,用来吓退前来啄食庄稼的麻雀们。那些年村子上空的麻雀,一群一群黑压压地飞,村子里的庄稼被麻雀们偷食,鸟与人类争食,乡人们为此苦不堪言。我望着田里在风中微微飘动的粗布衣裳,恍然感到,爷爷又从当年的房顶上走下来,疾步到田地去巡视庄稼,嘴里“嘘、嘘、嘘”地驱赶着鸟雀。

一辈子含辛茹苦的爷爷,他在土地里匍匐着身子,他在房顶上躬腰翻捡湿黑沉重、苔藓漫漫瓦片的身影,在苍穹之下,成为定格在我记忆里的恒久形象。

那年秋天,我去乡下一个亲戚梁老汉家,在他家住了一晚。梁老汉腿脚麻利,用柴火烧饭,他往土灶里添柴时,腾起一股柴烟,从灶里飘荡出来蹿上梁顶,从老烟囱里扑出去,与天空中的雾霭会合。晚上下起了雨,我同梁老汉闲聊,听瓦上雨声,想起一些流光,如安神的小夜曲。

第二天早晨,我突发兴致,要求去梁老汉家的青瓦房顶上看看。梁老汉不明白我要干嘛,不过还是听从了我的要求。他搬来梯子,我爬上屋顶,看见青瓦上有深深浅浅的青苔覆盖,瓦被浸透得如草一样的颜色。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,坐在房顶上喝一碗老酒,微醺后,就把青瓦当床睡去。我蹲在房顶上,看见梁老汉家下面层层叠叠的金黄稻田,空气里弥漫着谷香,大地母腹临产前的喜悦时分,往往是寂静的。于这屋顶上,看那风掀稻浪,我也想委身于稻田中,悄然化为一株站立的稻子,浸润季节云雨后的饱满。那天在房顶上,我看见瓦缝里有一颗乳白小牙,我问梁老汉:“这是谁的牙齿?”梁老汉在下面呵呵呵大笑:“我小孙子的。”在乡下有个习俗,小孩换了的乳牙,要扔到屋顶上,寓意长出的牙

齿整齐坚固。还有一种习俗,婴孩满月时,把谷粒麦粒撒到房顶上,请在房顶上的鸟雀啄食,寓意是佑护着小孩平平安安长大。



生活拼盘

你劳动的样子真美!

文/张玉山

我居住在一个老旧小区,物业管理一直不到位,很多时候,打扫卫生、捡拾垃圾、铲除冰雪等工作都得由业主亲力亲为。

五楼小张隔三岔五就会彻底打扫一次楼道内外的卫生,为此,他特意购置了扫帚、铁锹、簸箕、水桶、墩布等工具。楼道玻璃更是让他擦得锃光瓦亮。我们单元从来都是亮堂堂、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,卫生状况之好在小区是出了名的。

由于小张对劳动的热爱,得到了全单元人的认可与尊重,楼上楼下大人孩子见到他都笑脸相迎,十分客气。三楼杨哥见到他,直接叫他“活雷锋”,让他有点儿难为情,但心里却美滋滋的。劳动让他与邻里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与和谐,大家就像一家人,彼此关照,相互照应,让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。

年前小区改造完成后,单元前留出一块很大的空地,物业便把4个垃圾桶摆放到这块空地上。由于种种原因,业主经常不小心把垃圾袋丢到垃圾桶外面,有时垃圾还会散落在地上。每次小张都会将丢到垃圾桶外面的垃圾袋捡起来丢到桶内,或者把散落在地的垃圾扫起来倒进桶内。一段时间之后,在他的影响下,人们开始自觉将垃圾袋全都投到垃圾桶内,再无此前乱丢乱扔的现象了——原来劳动是有感召力的。

去年冬天,大雪一场接着一场,气温也降到极致,奇冷无比。尽管如此,每次降雪后,小张都会和邻居们一起进行除雪劳动,有大人有小孩。二楼张大哥还自费在网上购买了清除冰雪的专用工具,不顾哮喘的老毛病,加入到劳动队伍中来。大家有说有笑,干劲十足,充满了劳动的热情与喜悦,让小区人羡慕不已。

不久前的一个周末,小张决定好好搞一次卫生。他把楼道清理完后,又把单元门清洗干净,接着把单元门前空地和马路认真清扫干净。他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正准备收拾工具回去时,忽然对面单元二楼一位优雅的老太太从窗户探出头来,竖起大拇指微笑着对他说:“小伙子,你每次劳动的时候我都会注意到你——你劳动的样子真美!”

